

馬爾茲著

潛流



馬 爾 茲 著

潛 流

黃 星 圻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潛 流

馬爾茲著

黃星圻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54) 字數：27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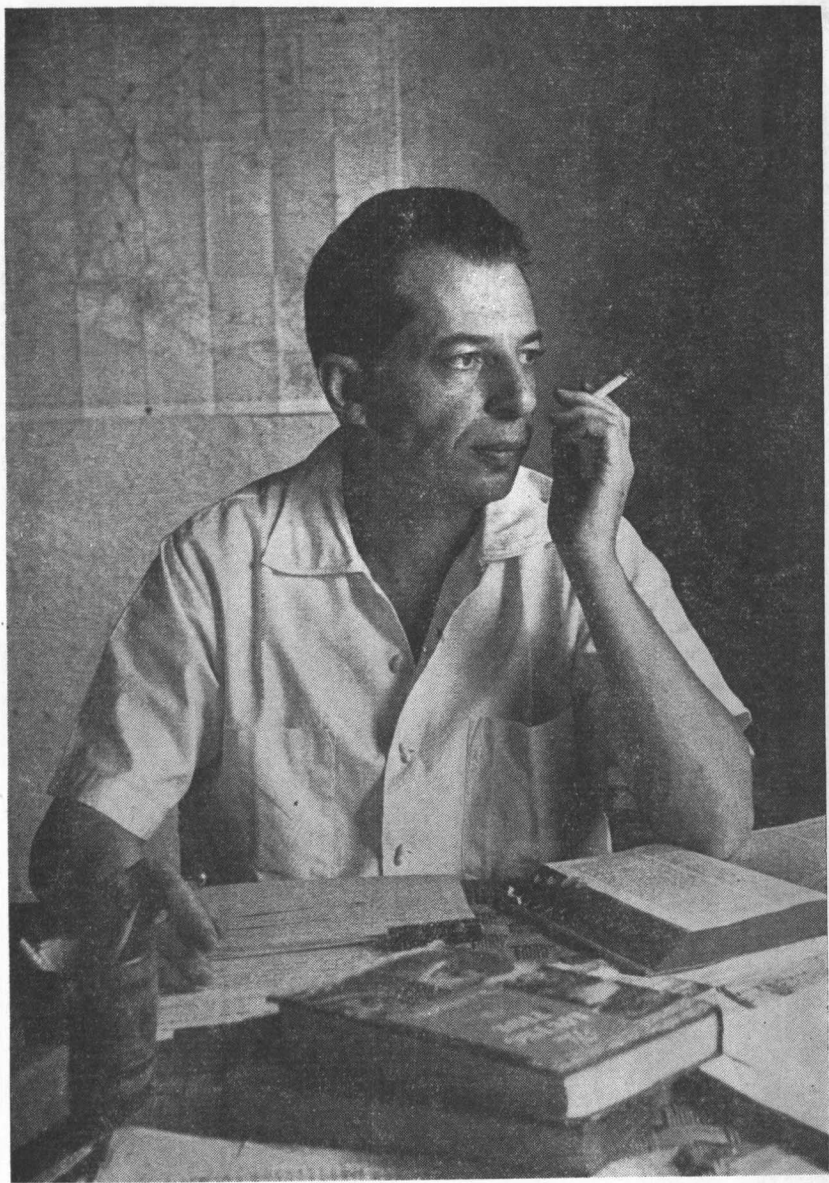
開本33.5''×46''1/32 印張11⁷/₈ 插頁 3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2000

定價(6) 1.26元



Albert Malitz

中譯本序

各國人民都懂得階級鬥爭的意義，一切階級鬥爭都產生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可是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蹟，大都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有時甚至根本沒有人知道。最近，我剛讀到一本連環圖畫，裏面所寫的就是中國的這樣一個英雄——牧童海娃。這個故事自然是作者編寫出來的，但毫無疑問，它所根據的却是千千万万中國兒童的實際經驗。因為進行階級鬥爭的是廣大的人民羣衆，是活着的男人、女人和兒童——他們各有他們的恐懼、希望和缺點，同時也有他們的團結精神、勇敢和智慧。在一個民族取得解放的過程中，個人所作的犧牲和所完成的英雄行爲是永遠不會，也不可能全部被記載下來的。

“潛流”所描寫的，就是一個美國工人——一個共產黨員——的這種犧牲精神和英雄行爲。我沒有選擇一個傑出的共產黨領袖作我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我所選擇的是一個經驗比較少、政治修養比較差、而且思想上的顧慮也比較多的人。不過，我所選擇的是一個共產黨員——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理解了階級鬥爭的意義，並且看到了解放人類的社會主義遠景的人。

如果認為在我們目前的世界，一切共產黨員都是英雄，或者一切英雄都是共產黨員，那当然是不正確的。不但不正確，而且根本就說不通。我相信海娃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中國的愛國者，他願意為祖國的獨立而犧牲自己

的生命——促使一個人去完成英雄行爲的動機，可以說再也沒有比這更高尚的了。

不過，在我們目前的世界，共產黨員總是站在一切爭取人民幸福的鬥爭的核心裏的，這也是一個明明白白的事實——不論這種鬥爭的目的像在“鷄毛信”裏所描寫的，是爲了爭取民族的解放，或者像在“潛流”裏所描寫的，是爲了爭取建立產業工人的工會。

因爲這個緣故，我才選擇了一個共產黨員作本書的主人公。他当然是我的想像的產物——換句話說，也就是我的經驗和我的思維的產物。他是以一個原籍波蘭的美國共產黨員爲根據而寫成的，這個人我從來不認識，後來被一羣法西斯匪徒殺害了。他也是以一個原籍蘇格蘭的美國共產黨員爲根據而寫成的，這個人我从一九三七年就認識，現在還關在牢裏。他也是以德國共產黨員安德烈爲根據而寫成的，這個人後來被希特勒殺害了。他同樣也是以千百個不同的人的經歷爲根據而寫成的，其中也可能有海娃。

這正是人民運動值得讚美的地方，因爲它給人帶來了無窮的力量、熱誠和勇氣，依靠這些東西，人民才能取得解放。歷史家的任務是把這一切作爲社會運動記錄下來。但小說家的任務卻不僅是要記錄歷史和階級的動向，而且也要記錄個人的內心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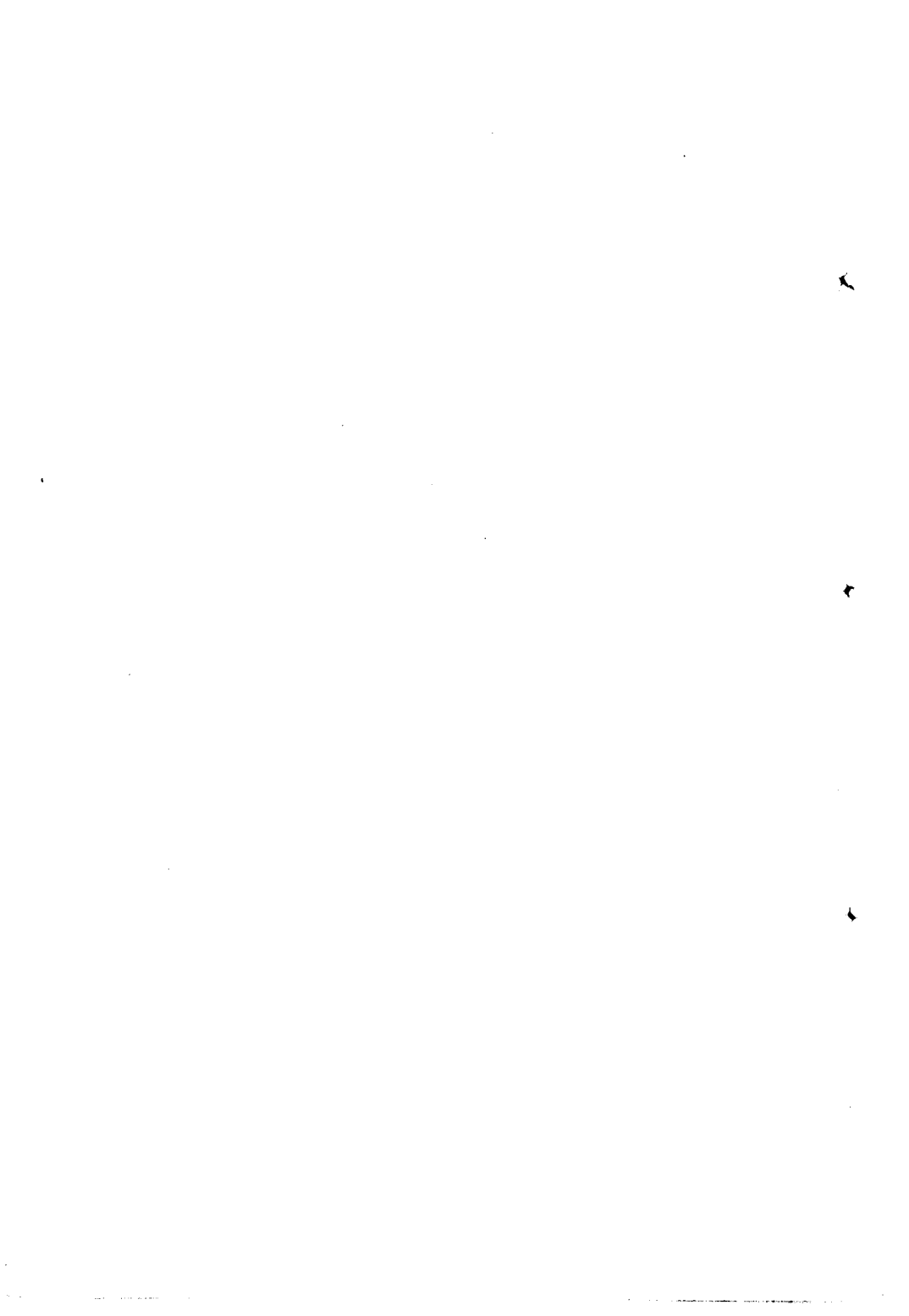
在這裏，我盡我的能力，描寫了一個美國英雄。現在這個作品能與中國讀者見面，我感到榮幸。

艾伯特·馬爾茲

本書的故事發生在密西根州第特律城和第特律城的近郊。時間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从星期六晚上十點五十分到星期二早上六點鐘。



第一部



第一章

1

星期六……晚上十點五十分

这是第特律城金斯頓鄉間俱樂部^①舉行年度舞会的晚上。古色古香的舊式大樓，灯燭輝煌地聳立在黑魃魃的嚴霜遍地的郊外。大樓裏面，在那漩渦卷卷的舞池裏，在酒吧間裏，在擠滿了人的走廊上，音樂聲、笑声、縱情的欢鬧声陶醉了每一個到会的人。会場上的氣氛輕鬆友好，每一個新來的人从那一長排攝影記者面前經過，都会感到这种欢迎的氣氛。

快到十一點的時候，傑佛遜汽車公司的招工部主任，傑甫·里·格雷勃，慢步踱上了門前的台階，把請帖遞給看門的人，默默地对自己說了一聲：“我來得真叫傻。”然後，他帶着微笑，逍遙自在地走了進去。

正如許多白手起家的人一樣，格雷勃雖然瞧不起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却渴望自己能有參加的權利。他能出席這個舞会，是費了一番心机的。他事先拉攏了一個受過他好处的商界朋友，把

① 美國的鄉間俱樂部一般設在城郊，有樓房、運動場和各种戶外運動的設備，是有錢有勢的城市居民消遣的地方。非有一定財產、地位和名望的人，不能成為會員。有的鄉間俱樂部更是特權階級的大亨們的排外性的組織。

他介紹到俱樂部裏來。他的做法当然很巧妙，只是那麼暗示一下就把事情办成了。可是，那讓他入會的邀請一直不曾自行降臨，却使他委實等得不耐煩起來。其实，他對於這個俱樂部，或是俱樂部裏的活動，並沒有多大興趣；他只是想有做一個會員的那一點体面。那天晚上，他一面期待着接到正式的邀請，一面又準備用玩世不恭的滿足心情去接受它，同時他也願意懷着高興的鄙視心情去按期繳納會費。可是，不論他怎樣感覺勝利空虛無味，他还是禁不住陶醉於自己已經取得的勝利。他是芝加哥貧民窟裏一個肉類罐頭廠的屠夫的兒子，要是他能把他的牲畜欄裏的臭味帶進這歷史悠久、受人羨慕的上流社会的圈子，那真太叫他高興了。

他从衣帽間裏出來，順着走廊，穿过人羣，去找他的朋友佛萊塞·希斯。格雷勃是個大個子，他身材挺直，肌肉發達，生得異常魁偉。他的身軀，他的長着淺黑色細髮的大腦袋，以及他那副骨格粗大、濃眉大眼的相貌，隨處都使人感到一股力量——但這是一個異常深謀遠慮的人所具有的那種受到了節制、駕馭有方、意志剛强的力量。他的鼻子微微有點兒塌，好像曾經被人打破過似的；鼻孔向兩邊的顴骨張開。這張面孔，要是沒有那副嚴峻果斷的神色，以及那兩瓣与其他部分的龐大很不相稱的薄嘴唇，本來可以說是滿漂亮的。但無論如何，它究竟還是一張極其引人注目的臉；特別是女人，總覺得這張臉富有吸引力。

舞廳裏五色繽紛，光彩奪目，只看見無數的面孔在移動。他找不到希斯，不过他还是在那兒徘徊了片刻，注視着在場的女人。周圍的沸騰的笑聲和愉快的談話是富於感染力的；他開始後悔沒有帶一個舞伴來了。幾分鐘後，他又从走廊上的人羣中擠過。当他探头朝一個酒吧間望去的時候，他聽見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一看，原來是一個名叫哈維·凱洛格的朋友，在很興奮地

對他招手，這使他不免有點吃驚。他知道，凱洛格不論講進項，講出身，都不配到這樣的一個地方來，他摸不透他是怎樣鑽進來的。他走過去和他坐在一起。

凱洛格是個引人注目的人，他頭頂光禿，面容枯槁，樣子簡直近乎醜陋，臉上的一雙凹陷的眼睛，流露出飽經憂患的神色。然而，除了這對眼睛以外，却一點看不出他有什麼憂鬱。因為他那帶着一副軍人氣概的瘦長的身子，跟來福槍上的通條一樣挺直；而他的兩瓣薄薄的嘴唇又傲慢不遜地緊緊地抿在一起。他們剛一坐下，他就連忙朝周圍的桌子瞟了一眼，向格雷勃湊過身來。

“我跟幾個人一道來的，他們一會兒就要回來了，”他悄悄地說。“別對他們露什麼口風。他們不是我們的人。”

格雷勃點了點頭。

“你今天接到一封快信沒有？”

“接到了。”

“你準到嗎？”

“當然。”

凱洛格微笑了。在這一剎那間，他的冷酷的臉因為滿意而容光煥發起來。他把身子往後一靠，用一種比較普通的音調說道：“你怎麼會上這兒來的？”

“我要參加這兒的俱樂部了。”格雷勃的聲音很洪亮，微微帶着一點鼻音。這聲音和凱洛格的平板的美國中西部口音比較起來，差不多和他們的體格一樣，恰好是一個對照。

“你呢？”格雷勃問。

“我女兒的未婚夫是會員。我和他們倆，還有那孩子的父母一道來的。我的老親家就是銀行家特拉斯克。他們跳舞去了。”

“看你好像很無聊似的。”

凱洛格放聲大笑起來。“對，我覺得無聊。你呢，你不也覺得無聊嗎？”

“我剛來呢。”

“一個人？”

“是的。”格雷勃的眼睛在打量周圍桌上的一對對的男女。“不過我可能不至於無聊。這兒的女人真他媽的迷人。”

凱洛格忽然默不作聲了。談到女人，他的心就莫名其妙地受了打擊；像格雷勃所講的這類隨便的話，在男人之間雖然不足為奇，却刺痛了他的心。這兩個人彼此並不十分了解。

一個侍者走了過來，格雷勃要了一杯薑汁汽水，凱洛格要了一杯白蘭地。“你不喝酒嗎？”凱洛格問。

“不喝。”

“戒酒？”

格雷勃聳了聳肩膀。他的談話的興致消失了。格雷勃在注視鄰近的一張桌子，凱洛格發現自己多少受他冷淡，不覺生了氣。格雷勃的性格具有一種堅強的毅力，這種毅力一向使凱洛格煩惱。現在，即使在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他也發生了這種感覺。他們不久就要攜手合作了，照理格雷勃應該對他稍微尊重一點才對啊。

侍者把他們所要的飲料端了來。他們爭着付賬，凱洛格雖然窮，却要爭面子，把賬單搶到了手。

“你沒有看見佛萊塞·希斯吧？”格雷勃問。

“我不認識他。”

“他是這兒的理事之一。我在離開以前，非找到他不可。”

“跟我一道的有兩個人來了，”凱洛格突然低聲說，“那老的一對就是。”他們倆都站了起來，凱洛格如釋重負地忙着替他們介紹。

阿得麗德·凱洛格的未婚夫——年輕的席菲德——的父親特拉斯克，是一個身材略嫌矮小的禿子，年紀在六十開外。他的臉像壓乾了的胡桃，外表沉默寡言。由於他在第特律銀行界的地位，格雷勃早就聽說過他了，可是一見之下，卻頓時覺得他討厭。他恨這種類型的人的冷冰冰的、自鳴得意的態度。在他自己的公司的董事會上，他和這類的人已經鬥爭過不只一次。在他看來，再沒有比這種離開了田莊的地主更愚蠢的人了。特拉斯克的妻子是個年近五十的女人，可是風韻猶存。雖然她在女人當中並不算高大，但她比起她的丈夫來，卻整整高出一頭。這對老夫婦的身材這樣不相稱，引得格雷勃直想發笑：這種不相稱使得男的顯得那麼滑稽，就像一顆乾豌豆跟一個李子擺在一起似的……他們一坐下來，他就開始捉摸著什麼時候才能脫身。

凱洛格立刻倉促而又熱烈地談開了話。這種漫無頭緒的閒談，顯然是他在侷促中硬憋出來的。格雷勃很替他難受。關係太明顯了：凱洛格的女兒抓到了一個有錢有勢的未婚夫，老头子理當討好。只有特拉斯克太太才有好心來替凱洛格圓場，因為她也同樣感覺侷促。這樣過了十分鐘，格雷勃想到了一個藉口，正要離開，可是凱洛格的一聲呼喊又打斷了他的話。“啊，孩子們來了。傑甫里，你不認識我的女兒吧？”

格雷勃回過頭來一看，臉上的那副社交式的漫不經心的笑容馬上就消失了，他的身子也猛可地坐直了。他忽然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個舞會。

像任何其他剛離開大學的中產階級少女一樣單純，或者說一樣狡猾的阿得麗德·凱洛格，在體態上是一個年輕的絕代佳人。她跟她父親一樣，身材很高，可是，她父親的舉止有一種半軍人式的生硬味兒，而她的一舉一動卻落落大方。她的面孔逗人憐愛，

輪廓鮮明，顴骨高聳，嘴唇丰满。她的皮膚是淺黑色的，胳膊和肩膀却略略呈現出橄欖色。她穿着一件紫紅的衣服，領口開得很低，正合她的美妙的身姿。她的一雙眼睛，形狀有點兒像杏仁。因為有意要在外表上特別顯出一種異國情調，她把她的墨玉似的黑髮，照日本式樣往後直梳，在後頸窩上挽成了一個大髻。她的突然出現使格雷勃愣住了。他是一個獵艷的能手。現在，他忘記了周圍的人，只感到內心裏起了他的那種慣有的戰慄，一種迫切的佔有慾。這種慾望是突如其來而又無法克制的。他不自覺地站起來接受介紹，在最初的那一瞬間，當他們目光相接的時候，他只能粗略地把她看了一眼。他雖然已經和席菲德·特拉斯克握過手，卻連頭也沒有向他點一下。可是席菲德喝得醉醺醺的，根本就沒有注意到。席菲德是一個眉清目秀、身材魁梧的青年，嘴上老是掛着一副討人喜歡的微笑。他在他的美麗的未婚妻的面前，顯然是低声下氣，五體投地的，樣子有點像一隻媚人的小狗，但看去倒也不使人討厭。他們訂婚才不過幾個星期。

阿得麗德和格雷勃面對面地坐着。他的眼睛亮閃閃的，牢牢地盯着她。她却把視線掉到一邊，彷彿一心只在注意席菲德。

自己能夠明顯地打動男人的心，這是阿得麗德從十六歲起就知道的事情了。現在，她已經滿了二十三歲，她知道她自己會被人愛慕，即使有人對她表示愛慕，也不能引起她很大的虛榮。可是格雷勃的舉止行動卻與別人不同，使她不得不加以注意。她過去所認識的男人，多半是大學裏年紀差不多的同班同學，他們儘管裝得很懂世故，實際上却很害臊，在她的美貌之前都很腼腆。格雷勃卻毫不腼腆；她第一眼就看出了這一點，他的迫不及待的大膽的追求是那麼討人歡喜，她不禁有些動心了。

大家剛坐下來的時候，她迴避着他的眼光。她和其他的人攀

談着，大聲地笑着，呷着酒。她很興奮，她是在賣弄風姿。這一天晚上，她已經喝了不少酒，平時的一切情感和衝動都被挑動起來，使她心裏樂洋洋的。過了一會兒，由於一種不妨說是惡作劇的願望，她陡然回過頭去，直瞪瞪地瞅着他。可是相對之下，失敗的却是她。她原以為他像一般人一樣，在被人用眼睛筆直地盯着的時候會把臉掉開，可是格雷勃卻不然，他比她更不客氣地用他的眼光迎着她的眼光，這簡直使她嚇了一跳。她以前從沒有被男人用這樣的佔有慾刺激過。不知什麼緣故，單是那一眼，就使她感到了自己女性的魅力，感到了身為女人的得意。這種感覺，決不是她的未婚夫的一切表示愛慕的空話所能挑起的。一會兒，鄰座爆發出一陣鬨笑聲，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格雷勃乘機探過身來邀請她跳舞。她帶着微笑，站了起來。

舞廳裏擠滿了人。格雷勃在最初幾分鐘，什麼話也沒有說，彷彿一心一意只是在跳舞。這又是一件叫人吃驚的事情。她滿以為他馬上會用這種或那種可以料到的方法向她進攻的。她已經訂婚的事實，可以給她在必要時用來作為護符。她只希望來一次賞心樂意的調情。雖然他強烈地吸引着她，她並沒有比調情更進一步的想頭。到目前為止，她自以為是愛席菲德·特拉斯克的。她的世界，她的未來，都已經以他們倆的婚姻作為基礎，安排得妥妥當當的了。不過，像這樣的一次邂逅，在晚會上也是常有的事啊。

實際上，格雷勃却是在照常深思熟慮地策劃着怎樣進攻。他知道她是已訂婚而又快要結婚的人。同時由於他自己情緒的劇烈騷動，他也明白自己想要佔有她的慾望比對這些年來所遇到的任何女人都要強烈。這兩個事實形成了一個困難，可是他並不認為無法調和。

“我想你是不肯馬上跟我一起離開這個地方的吧，對不對？”他